

閏十月亥入交泛日一十九萬七千。百八十。分三九秒  
寅月入交限二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分四十六秒

攷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用庚午朔夏十一月丑月己

亥朔夏十二月寅月己巳朔夏正月徐發謂曾用夏正而失

一閏故以寅月當周正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可依法推之

矣別有春秋朔閏交食攷茲不具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八終

靈川秦培藩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九

學海堂

四書釋地辨證上

長洲宋訓導翔鳳著

雪宮 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凡下一字寫者並閻氏原

文後放此

按趙岐劉熙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偽孫疏云宣王在雪宮之

中而孟子來至從前注孟未有謂雪宮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

其說出流俗講書似不足據然熟思之疑未謬也古人所居皆

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游士非指王宮孟子之滕館於

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為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

孟荀列傳云齊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



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

孟子往王所於文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

子若讀為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亦不然矣至元和郡

縣圖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文

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為晏子春秋爾王伯申通政據外國本魏徵羣

書治要引新序雜事作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以證孟子之誤按今新序無此文外國單行之書竊未敢以為定本也

闕里 闕里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

徙魯於孔子所居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

里或曰有徵乎余曰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

闕即靈光之南闕又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

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尚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

按新序雜事一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

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

服從其德荀子儒效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此闕黨正

是孔子所居即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

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巽相圍之東北也後

漢明帝東巡狩幸焉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

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

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

者蓋里黨對文為異散文則通當時以為闕黨後世可名闕里



互鄉達巷之類其命名之意不能深究至史晨碑所云自指孔廟之闕觀何休公羊傳注云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漢高帝以太牢祠孔子故當時廟貌亦用王侯之制得立闕觀魯相饗孔子望見此闕自當起敬若靈光南闕與孔廟何涉而式路處跽邪知既非靈光之雙闕亦非春秋之兩觀矣閻氏本水經注謂闕里以雙闕得名者穿鑿之說也兗州府志云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前無典據益出傳會水經注泗水云從征魯城十七里闕里背洙而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按此石闕疑石闕之誤則魯相所望見也

轉附朝舞 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琊山

按寰宇記作東南一百四十里

余曾徧考轉附朝舞二山杳不知所在

按趙注云轉附朝舞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偽疏云顧野王釋

云澹水名出南陽見王篇水部恐誤澹為舞此注疏以朝舞為水名

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

曰朝陽也為厲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

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

經又云澹水出澹陰縣西南澹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

皆屬南陽郡澹舞舞音同字借耳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

縣西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

在鄧州西原出內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澹水者即朝水也則朝

舞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考漢南陽屬荊州為楚地非春秋傳及

孟子之南陽也而齊景公言轉附朝舞者按轉謂周流附謂薄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三 庚申補刊



附言周流朝舞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

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

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云軸即轉字脫畫又誤分兩

字附字通作斛故誤為斛史記魏世家屈侯鮒說苑臣術鮒作附猶欲聲通轉而

誤毛詩匪棘其欲按禮器作匪革其猶此猶欲相通也桓公言我游欲轉附朝舞管子此

文脫朝舞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補正之太平寰宇

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鮒朝舞與管子畧同惟游欲字倒蓋

自趙注以轉附為山名故引晏子亦改其文今晏子本則盡改

從孟子與寰宇記所引更異疑孟子觀於二字係後人所增以

遷就趙說當據管子及寰宇記所引晏子刪定之管子戒篇又

云五年始與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

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庚辰傅干許傅可通附此皆轉

附之切證水經注云濰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

城又云黃城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為楚藩籬而

朝舞之水俱近方城故管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

王遇於召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

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注汝音岷南致楚越之君按齊

桓先至宋自宋而西至鄭遂南至召陵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鄆

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

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為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踰

方城又南乃至濰水今濰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

葉縣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即周流楚之北境當漢



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  
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  
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修德爲問乎景公思復修桓之業故  
欲觀其舊蹟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  
亦泛指楚地非必浮舟海中也傳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  
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循海卽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  
朝舞尙在齊西東行至琅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懣憂莫  
不賓服景公時魯衛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  
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

觀兵東夷蓋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琅邪  
也漢書地理志琅邪郡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琅邪  
臺在令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  
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  
琅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  
故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  
以師行爲深戒也小雅江漢之潯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  
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式法疾病棘  
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名公使以三法征伐開辟四方  
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  
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按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



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為疾之棘之故  
 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按此可悟  
 晏子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  
 是今也召穆公以王法開辟四方而疆理至于南海齊桓公亦  
 能尊周伐楚居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為義王故景公亦以為  
 比於先王也又按晉語還軫諸侯又云還軫邇於天下軫者轉  
 也還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橫木解軫非是此即陳轅濤  
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  
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氏又云申侯見日師老矣若出於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屢屨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似桓公仍從陳鄭之間還師公  
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  
而執濤塗則公羊為得其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為諸侯憂  
即公羊師不正之義此解確不可易舅氏莊葆琛先生評

溫泉

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暮春浴沂古有斯禮

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

宋書禮志

亦以浴為祓濯賈公彥

疏周禮歲時祓除日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

以浴為澡身

按說文浴洒也與祓濯同義閻氏是然祓濯即是澡身廣雅釋  
 詁澡沐浴湔濯沫洒也義皆轉注蓋浴即澡身澡身即祓濯本  
 無別也

墀間之祭

趙注墀間郭外冢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

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禮無墓祭墓祭變禮也戰國無世祿宗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三  
子多在他國故墓祭遂盛浸成風俗耳豈据此遂可謂古有墓祭乎

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益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按洪适隸釋云堯葬慶都于成陽名曰靈臺上立黃屋爲奉祠之所漢綴其祀至亡新而斷攷漢書地理志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然漢志不載堯母陵史記五帝紀并不記堯葬處年世闕絕傳聞乖別二書畧之益其慎也二陵既有可疑奉祠之說益難可信靈臺碑立於建宣五年在明帝後墓祭方重故綴文之士附會此談若中古質樸墓而不墳而此碑既言名曰靈臺又言上立黃屋非廟非冢進退無據也

韓詩外傳椎牛而祭墓

按初學記卷十七引韓詩外傳作椎牛之葬藝文類聚卷二十引作椎牛而葬知古本詩外傳無作椎牛而祭墓者今本作祭墓非也

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襲書日月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索隱本之爲說曰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此說當是云畢文王墓地本馬融注大誓語竹書紀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禱于畢是畢本有周廟亦足以備一證惟不得以墓地所在而以



爲祭奠也

周禮冢人凡墓祭爲尸

按賈疏云祭地神也使自祭其先安用冢人爲尸乎

淇竹 詩集傳淇澳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按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陸氏音義引韓詩竹作薄云薄篇  
筑也石經同皆本釋草萊王芻竹篇蓄爲訓二者皆草名故末  
章綠竹如簣言王芻篇草如簣之蔓地以言竹箭誼不可通

此謂漢武下淇園之竹曰塞沒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曰  
給軍耳

按衛風籜籜竹竿以釣于淇淇園多竹蓋指此綠竹自爲草名  
水經注淇水篇引漢武斬淇園之竹云云又云今通望淇川無  
復此物惟王芻篇草不異亦一證

晉戴凱之言

按此見戴氏所撰竹譜其引班志及所謂敵竹皆不足據

邦畿千里 摺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

五里卽湯所都是 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卽

盤庚所遷是

按詩元鳥正義云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亳於般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

別名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  
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  
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九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庚申補刊



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倉  
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此十二字於上  
下文義無當疑  
時人竄入土安書中以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  
尊重古文書也辨別見  
有童子餉倉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  
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  
也然則殷有三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  
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  
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  
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  
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

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所  
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  
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是鄭以  
三亳分亳民於三處也按此正義申鄭駁謚其說審矣摺地志  
猶沿世紀閻氏又襲摺地悠謬因仍可置不論也般庚上篇云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先王指湯是般庚所  
都與湯非二地般庚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此  
亦指湯之遷亳適于山者卽鄭三亳注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  
也依山地高則無河圯之患般庚鑿圯耿之事而復湯舊都故  
舉湯都依山以爲驗也

將多於前功謂適于山以前之功也蓋  
河圯之事湯之及身已遇之湯之始都

或在梁國穀熟之亳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湯以七十里之  
文證之皇甫士安之說固非無理及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幅員之廣千里乃遷於偃師之亳偃師之亳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湯之定都也即詩云景命有亳故中候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也若土安以景亳為蒙之北亳非是然蒙之北亳又未必非湯遇河圮遷都而分其民以居之也吳毓汾記

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為都矣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

按書般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某氏傳云湯居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義引鄭王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太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史記殷本紀作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據此則邢耿聲之轉本一地儻別

數遷邢亦與五邦不合元和郡縣圖志云絳州龍門縣古耿國

殷王祖乙所都秦置為皮氏縣又云故耿城在縣南十二里古

耿國也寰宇記同閻作縣東南恐誤龍門為今山西絳州河津縣太平寰宇

記云邢州書祖乙遷于邢即此地漢地理志故邢侯國也按故

邢國今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閻即本此然作外城內恐非按邢州為今

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其言邢國是春秋邢侯國非殷都也

周舊邦 鄭箋周字貼太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

稷為真舊

按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舊邦實指周京故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實本下縣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縣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



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古公時后稷公劉之舊邦已不復存詩來朝走馬以下皆言古公遷岐建周邦始有周號虞芮質厥成以下言文王受命此周雖舊邦指大王其命維新指文王之切證以經注經確不可移至昭九年左傳詹桓伯辭于晉曰吾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此似從后稷封駘數起今攷魏在漢為河東郡河北縣為今山西解州芮城縣西北地虞城在今解州平陸縣為漢河東大陽縣文王時虞芮質成即此虞虞魏相鄰故言魏以該虞芮漢志左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地去芮城縣一百五十六里周本紀正義云摺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虞山之上晉太康地記云虞西有芮城摺地志云閒原在河北縣西

乃虞芮相讓所爭地至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縣者恐疎按隋書地理志芮城後周置縣漢時為河北縣地是河北本有芮城故後周因而置縣文王時芮本在此後芮又西遷臨晉故漢志云然也計虞芮西至岐五六百里文王時始來服從漢志右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地畢在漢京兆郡長安縣西北在今陝西西安府治文王所卒處惟駘為后稷所封駘與邵同在漢右扶風縣駘邵古音同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要之不啻公劉之世駘邑已非所有至大王遷岐始為岐周之所治桓伯上推始封故言自后稷耳況下文云自武王克商云云則此不過言武王以前周初之幅員不得為舊邦之證



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

按史記伯夷列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兩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叙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

見莊子讓王篇

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

岐陽西北明卽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

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

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土上有嘉樹

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今此二

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

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

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攷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

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山部嶂山在遼西廣韻

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

漢志遼西郡合支有孤竹城伯夷叙齊國蓋涉此而誤

所

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叙齊餓

於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

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

按元和郡



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攷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蓋本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畧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其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

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逾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歿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渡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間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



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法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為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東距河濟之間幾二千里蓋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間反曰首陽在蒲坂為得實按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

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為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涉安得如王氏所云溝澮之間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八汾按晉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亦不可證為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時鄭虎牢地漢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



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國在首陽之東矣晉文公  
悼公之世皆以服鄭爲事鄭爲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又逼近  
鄭境故詩人反覆言之是篇錄於唐風之末則已爲文公已後  
之詩學者失其傳故篇義屬之獻公也

適楚 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  
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邢疏云爾殊  
附會

按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尸子亦云楚狂  
接輿耕於方城集解孔安國曰接輿楚人皆以接輿爲字師師  
相傳定非傳會況莊子明云游其門則不得有迎車而歌之事  
故下文孔子下鄭注云下堂出門也同莊子

磯 按說文云磯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字从石

井从水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水激於石也  
按磯字說文無見大徐新附閻氏蓋未見原本說文也依字當  
从木作機說文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趙注孟子云磯激也激

即激發之義

天覆地載 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

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阯二地補  
注之

按五帝本紀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

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大戴禮五帝德北發作大教說苑作大發尚書大傳中祀大交霍山

庚申補刊



貢兩伯之樂鄭注云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按大交即五帝德之大教音字當通也五帝紀作北發者形近而誤文北山戎發息慎北乃南北之北發是國名按大戴禮少閒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盧辯注北發北狄地名此北發乃發息慎之發以在北方故名北發五帝紀當亦涉此而誤周書王會有發人管子輕重甲八千里之發朝鮮即此北發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注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似國名也此北發的是國名且渠搜是西戎國以北發為南北之北則渠搜更在北方知其非是閩氏以南撫北發對文本漢書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注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撫綏於交阯也此行文

偶誤不足据信也

武帝紀注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為對也按三朝記

即少閒篇文並不如此此瓚誤記

費惠公 金仁山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攷呂

覽說苑史記殆無復疑

按藝文類聚引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此費子當即費惠公又與子思問答校引諸書為尤確

魯為宗國 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閒有見

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周公故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于祖廟



按諸侯絕宗於大夫士耳不絕於諸侯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姓之盟諸侯有宗盟是必立宗法矣禮記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尊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歿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則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歿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正義曰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公子旣不得宗君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宗領之也据此知諸侯亦不得祖天子故武王爲天子羣弟不得以武王爲宗

管蔡又得舉故成王命諸侯以周公爲大宗遂以魯爲宗國此與諸侯命適昆弟爲宗之法正同襄十二年前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就左氏家法推之諸侯爲宗國者得立所出廟如鄭祖厲王鄭於厲王後爲大宗故昭十八年前傳鄭徙主祔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襄十二年傳又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爲邾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蓋文王諸子以周公爲大宗故立文王廟亦稱宗廟周公諸子爲侯者以魯公爲宗故邢凡蔣茅胙祭乃爲同宗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按此蓋魯詩傳其



次周公在管叔上者亦以周公爲大宗也趙氏不曉立宗之法乃云敬聖人故宗魯失其指矣

集注以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余笑其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邪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武王母弟第五人邪

按周公於管叔爲弟於蔡叔爲兄管叔以鼻誅諸兄弟不當宗之故立周公爲大宗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武王母弟第二人列子楊朱篇云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兄謂管叔弟謂蔡叔也賈逵杜預注左傳俱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廿四

年左傳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邠霍俱在魯上遂謂長幼爲次

不知富辰所言但隨口臚列未定拘次第卽如凡蔣邢茅襄十

二年忽云邢凡蔣茅知其不拘次第矣春秋正義據此遂斷史

記爲辟謬大非左傳定四年盟臬鮑將長蔡於衛長宏曰蔡康

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杜注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如杜

言則當時魯亦與盟亦將長蔡於魯矣則蔡叔爲周公弟者確

不可移也呂氏春秋察微篇高誘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又趙注孟子亦以管叔爲周公弟並是東漢人俗說

置郵 集注置驛也驛止闕若今之三字不若字書馬遞曰

置步遞曰郵又郵駟也尤非黃霸傳郵亭顏注云行書舍傳

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

按廣雅釋詁四云郵置驛也三字轉相注此集注所本蓋疏其



大畧則郵置駟驛可為一科細別之自異故說文云驛置騎也

駟驛傳也是騎稱驛車稱駟文十六年左傳楚子乘駟杜注駟

傳車也正義曰釋言駟傳也舍人曰驛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

車駟馬之名也襄十七年傳子本使駟謁諸王杜注駟傳也汲

閣春秋注疏本漢書高祖紀下乘傳詣洛陽注如淳曰律四馬

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

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

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又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

以給傳置注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据置傳傳置

之語則置自指傳車言之訓駟為是驛是驛騎與駟不同然終

周一代少見騎各駟驛之分自為漢法故釋孟子不嫌通用也

又說文郵境上行書舍漢書京房傳因郵上封事顏注郵行書

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按郵亦取傳送之義故借以各行書之

舍若孟子言置郵京房傳言因郵其義並同置駟非言亭舍如

馮奉世傳言焚燒置亭與平帝紀黃霸傳所言郵亭相類此古

人郵置同義之證若閻氏所引馬遞二語見梅鼎祚字彙不足

据

曹交 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辨王伯厚曹以久

矣之說

按江慎修謂曹交為鄒曹姓之後是也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

名字然姓氏之嚴惟中夏諸國為然鄒與楚同祖如鬻熊芊姓

說文鬻米聲古音麋與芊音同則鬻即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九 庚申補刊



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按春秋文姜成風皆姓而

楚芊姓鬻熊後乃以熊為氏則知楚國男子或繫姓婦人或稱

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按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為黃帝子

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近有得古戈者

文曰芊子之船戊按芊子即鬻子鬻芊音字可通用後楚武王授師子即鬻子所造也

白圭 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如何隆禮而但

曰子之吾子云乎哉我故斷其為兩人

按白圭必無兩人古人稱子為尊美之名不見為非隆禮也

曲防 公羊作障谷穀梁作雍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為致確

按管子霸形篇云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

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堯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

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

毋貯粟毋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

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

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

僖二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

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過糴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

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桓公即壅遏入流者何善為他人計

而不善自為計若此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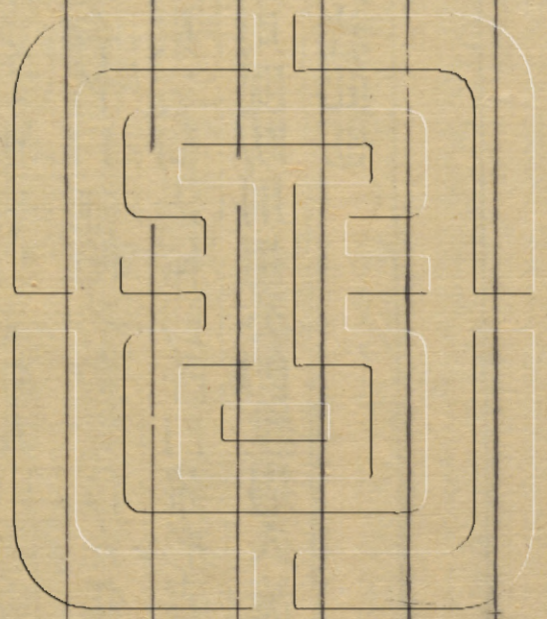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九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

學海堂

四書釋地辨證下

長洲宋訓導

翔鳳著

有宋存 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

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某文曰有宋存

按鄭康成論語序云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

見經典序錄

漢書藝文

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於夫

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故謂之論語論語崇爵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

當素王

見文選劉子駿移書注

歷按諸文知論語為弟子所述非孔子親

撰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無異安得云賢人口中不如聖

人之確乎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三十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庚申補刊



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於宋伯中庸中庸既伯於宋易其文殆為宋諱乎

按中庸一篇明春秋之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繼夏親周故宋又云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繼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柰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繼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莊十七年公羊春秋經杞伯來朝何休注云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又云春秋伯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

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繼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

故曰繼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

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廿三年經冬十一月杞子卒何休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

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

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曰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春

秋具存二王通王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伯春秋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

者之後稱公春秋既繼夏杞不得為二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

宋為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孔子伯春秋多刺譏褒諱

抑損之詞故當時弟子述論語子游伯禮運皆云杞宋俱不足

徵蓋深沒其詞子思伯中庸又在後遂抉發春秋之旨申明王



魯之誼微言始得而聞焉

淳于髡 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又次於滑稽傳之首余謂不若刪見孟荀者而存冠諸滑稽者

按太史公撰著史記具論世之法如孟子荀卿列傳及鄒衍淳于髡諸人正見戰國諸家之雜惟孟荀誦法孔子葢為師儒故為孟荀立傳以淳于髡人孟荀傳者非傳淳于正以尊孟荀也如老子韓非列傳序莊子見其恣放序申子見其施於名實而戰國秦人之慘刻少恩至韓子為甚其原實出於老子故為老韓傳非傳莊申也至循吏儒林酷吏游俠滑稽諸傳皆敘當時政教風化所尚使後世有所勸戒俱非為其人作也故如三王世家可以見封建親戚之意三王事太史公不及見日者龜策傳專敘當時五行卜筮之事張晏諸人見諸篇不敘人名事蹟槩謂褚少孫所補俱不能讀太史公書者也

君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

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為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為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為區別閻氏極駁東晉古文書此文乃為君陳篇所誤亦于慮之一失也

顏淵 王肅注鯉也歿有棺而無槨為設事之辭豈不可笑按禮記曲禮正義曰許慎以為論語稱鯉也歿時實未歿假言歿耳鄭康成以論語曰有棺無槨是實歿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歿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据此子雍實本自叔重康成先駁之矣



秦誓 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卅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

按秦本紀云繆公二十二年敗於殽二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似與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年數前後不合書耳義遂據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以爲誓於斯時然當日四馬倚輪無反者秦伯痛深創鉅故嚮師而哭顧於是時復從容爲誓有是理乎況處事決裂敗壞之際卽常人猶知自反非難得於穆公者也君子大穆公之悔過正以在勝晉之後卽還師而誓之其誓詞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又云惟馘馘善諷言是恐孟明以一勝自多故以杞

子逢孫比類爲戒蓋戰功已成志業已遂氣雖一信國旣屢創戰陳有勇而奚恃老成未往而足思毀痛之辭方深驕盈之心不作邦之榮懷繫心杞棗故能恢茲雄畧偉我霸業也書序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其實僖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敗三帥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亦孟明帥師至文三年秦人伐晉則穆公自伐晉左氏甚明書序通論大義非屬辭比事者故舉敗殽一事以見悔過之本其實還歸作誓自在茅津渡河之年也況太史公親見安國問故所言定是真古文說豈可誣乎

杠 杠方橋也又非本趙注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蓋聚石水中以渡若從本則衡木以渡矣



按孫奭音義引張鑑云杠方橋也此集注所本方橋當作石橋形近而訛爾雅釋宮石杠謂之衙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為步渡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此杠為石橋之證廣韻石石橋也字俗從石知杠字正從木從石為俗字也

少梁 惠王九年

未

秦魏戰于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

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即名申後歿於齊者中相距廿二年

必虜後復歸魏為太子復令將龐涓兵

按趙世家成侯十三年

魏惠九年

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

太子座惟此與六國表作太子

六國表不著名

而秦本紀魏世家俱作

公孫痤商君列傳缺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此座一人

而或以為太子或以為公孫或以為公叔雖傳聞異詞要非虜于齊之太子申也商君傳又云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遂西入秦事在秦孝公元年當魏惠王十年則座于上年死少梁之難矣後虜太子申而惠王稱長子歿焉則不必拘生獲曰虜之說矣

與楚將昭陽戰

南辱於楚事本不可考祇宜闕疑奈何以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

邑即魏世家襄王十一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

容出惠王口中

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為今平陽府襄陵



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  
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  
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  
城而未取邑故云南辱於楚不云喪地也與後破襄陵得八邑  
爲二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此卽惠王卅一年割河西地獻於秦  
以和者非數獻也 又有上郡襄王七年始入秦

按釋地河西曰隴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隴州地皆在河  
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  
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  
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

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一作陽在今陝西榆林府府谷縣魏河而

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  
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  
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  
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六

國表秦孝公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

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  
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孝廿二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  
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



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按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渡河而東遂偪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附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二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

襄王四年

秦惠文七年

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

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

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据秦紀正

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

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

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

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

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偪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郡陝

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二百餘里

魏襄王二年秦敗魏于雕陰

襄王三年當秦惠文王六年魏以

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按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

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境魏禦秦于雕陰亦以其近秦

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并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

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卽此意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魏故都二百里曲沃

漢志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



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於秦亦不能自雕陰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卽孟子梁惠王云西嚙地於秦七百里蓋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涂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也蓋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北至固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尙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子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于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其盡入于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歿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必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桐湯墓所在 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毫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毫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

按此係閻氏護前說遂弭斷桐在虞城縣其實虞城之桐地桐亭非必是放太甲之桐也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旣立三年不



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集解鄭元曰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紀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不必以空桐桐宮同字遂附會在虞城也

按閻氏尙書古文疏證曰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十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閻此說亦未是殷本紀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惟太甲欲聽伊尹之訓已故復歸于亳非謂居桐宮時伊尹時時往訓也且太史公書及書序皆云三年亦不當有六年也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一揖折署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

按漢書高祖紀酈生不拜長揖顏注長揖著手自上而極下如此言則拜不僅一揖折署說文跪者所以拜也

全書內所以二字

是古人必跪而後拜說文又云攘推也揖攘

今本無所以二字段若膺云凡

也又儀禮注云推手曰揖此揖與拜異也說詳段先生玉裁釋拜篇



王者之迹熄節 詩降自黍離

按說文迺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以系从斤斤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熄迹當作迺言王國無適人之官而詩遂亡矣後人多聞迹寡聞迺故改迺為迹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何休注公羊宣十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又藝文志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歷按諸文知王者有設官采詩之事息止也孫奭云熄與息同

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凌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謂王者不采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若風雅頌成周已具體各不同安得有黍離降風之事至以雅亡為詩亡則雅之一義亦不足以該詩也文中子卷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按此亦謂詩亡為無采詩之官也

鼈 國語登川禽草注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



按魯語里革曰取名魚登川禽韋注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禽蓋取禽獲之義大寒降講罌罌之際魚鼈龜蜃皆罌罌所獲其大魚之有名者別之其餘水族靡有不登故以川禽譬之此與禽獸之禽異訓依說文字當作檢經典段借爲禽卽如襄廿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禽獲也依閻氏之言則人亦稱禽與二足而羽同號乎

退朝 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屯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外

按禮記檀弓下正義引論語其事也如有政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魏書高閻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

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而行之謂之事此政事一體不得以爲家事矣其云私朝亦不在寢門外鄭注論語冉子退朝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見詩鄭風正義又引舜典云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蓋奉教承旨而行之皆在國門私朝所謂出政教也冉子所退之朝正指此按魯語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卽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韋昭注魯語云外朝君之朝也亦誤

入公門章 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

按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見曲禮正義

本此注



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名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卽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楬與闈之間士介拂楬賓入不中門不履闈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

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尙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一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愛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



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

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

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

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

趨陸德明論語音義本無進字去一本作浪階趨進誤也按聘

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

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為誤其實非

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

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

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

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

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敘之以廣異說也

惟聘禮于擯者不記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

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

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

為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握衣知攝齊升堂

正是擯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為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

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為旁證非竟以論語為孔子為

賓之事

棫棘 集注棫棘小棗非也

按爾雅釋木棫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棫棘是郭

以棫棘為酸棗也與趙注孟子云棫棘小棗所謂酸棗同以其



樹小故名小棗說文棘小棗叢生是也以其實酢故名酸棗爾雅說文云槭酸棗是也淮南兵畧云伐棘棗而為矜高誘注棘棗酸棗也槭棘同物訓小棗不為非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

趙注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

按檀弓子疇昔之夜鄭注昔猶前也此集注所本老子昔之得

一者河上公注昔往也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王逸注昔往也

並與趙注同毛詩誰昔然矣傳昔久也又自古在昔傳古曰在

昔並同往義莊八年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廣雅釋

詁昔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亦謂昔為夜孟子昔者辭以

疾趙注昔者昨日也亦以隔夜故云昨日說文昨疊日也日復

日為疊日要之昔者本具數義閻氏謂止有昨日一解者非是

況孟子明云子來幾日矣必非僅隔一日之辭

集注援引多誤 子糾兄而非弟

按漢書淮南傳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漢人已有子糾為弟之說集注亦有本

二十兩為鎰用趙岐說柰與國語二十四兩為鎰不合

按孟子雖萬鎰又王饒兼金一百又七十鎰五十鎰趙注並云

二十兩為鎰說文無鎰字儀禮禮記國策漢志並作溢鄭注儀

禮喪服傳既夕記朝一溢米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

分升之一 賈疏云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知十二斤

四分分得十九銖二銖以合十 呂覽異寶金千鎰秦策黃金萬

九兩四銖八銖總為二十兩也 宋川尊四書釋也梓登



溢高誘注並云二十兩為一溢漢書食貨志注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又張良傳注引服虔曰二十兩曰鎰皆與鄭同唯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云金二十四兩曰鎰文選詠懷詩注引賈逵注國語云一鎰二十四兩與諸家悉異不可從儀禮音義引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四字誤衍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

按中庸燕毛鄭注云燕以髮色為坐此集注所本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鄭注云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亦非以毛為老也齊語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韋昭注顛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黑白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尤為髮色之切

證又按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是老字亦取髮色之意

胖大也見鄭注非安舒之謂

按說文胖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也大學言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則此胖字當讀為盤桓之盤廣韻盤俗字作伴正由段胖為盤俗字遂誤為木旁作伴也盤樂也樂即安舒有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盤大石也盤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

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若果在赧王元年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



按孟子去齊當在赧王三年齊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後閻氏謂宣王時者非也然云七百有餘歲者宣三年左傳王孫滿稱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孟子七百有餘歲言七百歲而更有餘矣不過證卜年七百之說下云以其數則過矣即太史公周過其歷之謂也

孟子曾辭十萬鍾蓋通計仕齊所辭之數

按齊宣八年魏惠王卒九年孟子至齊以宣王伐燕取十城在十年知之黃震日抄引蔣曉日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會以燕地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是也宣王在位十九年自此至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歲凡二十二年以陳戴齊

卿蓋祿萬鍾計之當得二十二萬而孟子云辭十萬者蓋據湣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湣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澆漸而行惟見湣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王君臣之義深蓋在宣王沒三年中孟子臣為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當湣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即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子孟子故飾詞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按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歿而湣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七庚申補刊



還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即去又喪母以喪歸魯約在湣王五六年間迨喪畢返齊適當湣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湣十一年共十二年申除去喪母歸魯十一年餘前後當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疑之語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即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